



## 懷念我們的同學張暉 1977-2013

### 科大簡歷

2002 年入讀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於 2006 年取得博士學位

畢業論文：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詩史》概念

The Conception of *Shishi* (Poetry as Histor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2003/2004 獲得王維昌獎學金

2003/2004 Wong Wai-chong Essay Prize in Chinese Culture  
得獎文章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Fall 2003

《封神演義》中的忠孝與武王伐紂的合法性

### 生前服務機關

2006-2013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 出版著作（只列書籍）

1. 《龍榆生先生年譜》，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1 年 5 月，324 頁；2002 年 5 月增訂版，329 頁。
2. 《量守廬學記續編：黃侃的生平和學術》（編），北京：三聯書店 2006 年 10 月，312 頁。
3. 《詩史》，《中國文學批評術語叢刊》之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07 年 3 月，328 頁。
4. 《清詞的傳承與開拓》（合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5 月，408 頁。
5. 《中國韻文史》（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 12 月，300 頁。
6. 《施淑儀集》（輯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772+17 頁。
7. 《中國“詩史”傳統》，北京：三聯書店，“三聯哈佛燕京叢書”，2012 年 11 月，345 頁。
8. 《無聲無光集》，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3 年 2 月，217 頁。

## 讣告

张晖，杰出青年学者。1977年11月14日生，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因患急性白血病，于2013年3月15日下午4时26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不幸辞世，年仅36岁。

张晖勤奋好学，纵心典籍，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诗史》（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清词的传承与开拓》（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国“诗史”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无声无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整理作品《施淑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编有《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06年）、《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龙榆生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未刊稿有《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张晖文若春华，思如涌泉，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优秀青年学者。他的身上，凝聚着中国学人励学敦行的优秀品质；他的英年早逝，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难言之痛。对于他的英年早逝，文学研究所同仁深感悲惜。

张晖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3年3月19日上午10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告别厅一楼梅厅）举行，敬请张晖生前亲友届时参加，送他走好最后一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13年3月16日

追悼会现场悲伤的亲友。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张晖生前系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同事感慨青年学者物质与晋升压力大

昨日上午 10 时，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告别厅一楼梅厅，36 岁的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张晖生前师朋好友们与他作别。张晖的年老双亲，晚年失独（张晖是独生子），在一群表情沉痛的送别人群中，哭声尤其撕心裂肺。他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书时的博士生导师陈国球，特意从香港赶来告别，一直安静地，目送人群的来来往往。仪式结束后，他又站立在焚烧炉边，看各种物品、花圈被一一焚烧。

一颗学术界新星的早逝，引发师友们无限感伤和追忆，也引发对青年学者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的吐槽和感慨。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无声无光，一语成讖

3 月 12 日，周二，张晖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室上班时，感觉身体有些不适：牙龈出血，低烧，于是请了假早早回去休息。周四，因为眼睛疼痛，他去医院看眼科，大夫说他眼底已经充血，而抽血化验时，他的血也开始往外直涌，于是让他赶紧转院。而当转到北大人民医院时，他已经昏迷。

3 月 15 日下午 4 点，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他作别人世，年仅 36 岁。他的新作《无声无光集》刚刚出版，一语成讖。

师友追忆：不是一个书斋式学者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严志雄是张晖攻读博士后期间的指导老师，在他的印象里，张晖总是“一直微笑，是个非常温柔敦厚的读书人”，而且学术背景汲取了华人地区的精粹。张晖先是在国内师从南京大学张宏生老师攻读本硕，后师从香港科技大学陈国球老师，之后又前往台湾“中研院”攻读博士后。严志雄说，张晖所凝聚的不同体系已经具备了做大学问的基础。

据张晖的生前好友，南京大学副教授卞东波介绍，张晖是当年南京大学文史哲强化班第一批学生，大三时，就写出了《龙榆生先生年谱》一文。当张晖把论文寄给历史学家吴小如后，吴先生表示：“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使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

张晖的博士生导师陈国球说，张晖初到香港时，曾因为两地学风差异，花了一段时间来适应和调整。他爱逛书店，泡图书馆，而且对学问有着整体性的掌控。他觉得张晖的未来，不仅仅是一个熟悉课题的专家型学者，而是一个大学问家。张晖曾多次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学问能否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陈国球认为，在古代文学专业做学问是很容易成为书斋式学者的，但张晖显然不是。他很像一些西方的学者，把生命和生活经验相联系，和他完全投入的学术相连接。这次来参加告别式，他也收到哈佛大学王德威和台大等很多知名教授的邮件，希望表达慰问之意。王德威在信件中说，他和张晖有过一面之交，张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他经常会引用到张晖所著写的《诗史》，所以张晖的早逝让他非常难过。

## ■ 同事吐槽

张晖去世后，同事在医院哭成一片，很多人对他的早逝进行了追问和思考，并觉得他的死亡是一个缩影，他生前的压力同样是一个群体的压力的体现。

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高建平谈及张晖，几近哽咽，他说尽管一个人的病情不能和他的压力完全挂钩，但是张晖的遭遇还是引起很多人的反省。他说，当下青年学者的物质压力非常大，在社科院，工资非常低薄，像张晖，2006年刚到单位时，才拿一千多块钱。加之出身农村，全凭一己之力在北京买房，两年前，他又成为父亲，房奴和孩奴的压力曾让张晖颇为焦灼。张晖的同事杨早，在微博上为张晖的家庭发起了募捐。

而张晖的一个女同事则表示，张晖应该不仅仅有物质层面的压力，还有精神层面的肯定、荣誉，以及在学术体系晋升的困难让他焦灼。据高建平介绍，拘于指标的限制，尽管张晖学术成果卓异，但他的副研究员职称去年才得以解决。他的博士后指导老师严志雄称，张晖为了

获得物质保障，曾劳心劳力去做额外的劳动，这让他很痛心，当下的体制应该为青年学人提供更好的安心做学问的环境。

最后，一个同事更是复杂地说：“张晖一向遵守学术规范，只是这次，在活着这件事儿上，他违规了。”

实习生 顾媛 现代快报记者 朱俊俊 金凤 刘峻/文

<http://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NJU/6177>

3月19日上午10点，张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将要井喷的时候，却突然消失了。”说起张晖的去世，他的同事都很痛惜。张晖才36岁，毕业于南京大学，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副研究员，是个杰出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

同事眼中的张晖

学术上、生活上的压力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

“杰出的青年学者”

当现代快报记者联系上杨早时，他还没从上午的遗体告别仪式中缓过神来。杨早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跟张晖是同事。“杰出的青年学者，这个称呼，对张晖来说，当之无愧。”杨早说，张晖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成就非常突出，无论是项目、评奖，还是出版的书，都在研究所内遥遥领先。

而张晖所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所，曾是个大家辈出的地方，钱钟书、俞平伯、季羨林等大家都曾担任过这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而张晖是这个研究所的新星。

比同事多辛苦一倍

“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杨早说，跟张晖在一起，聊天的话题，都是围绕着学术进行，不会聊生活，或者其他的东西。

这一点，也得到了同事张剑的印证。在张剑的印象中，张晖无论跑到哪里，都会带上一本书。

哪怕出去旅游，看完景点之后，其他人可能去逛街、采购，但张晖会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继续他的研究。

从张晖的著作中，就可看出他的辛劳。从2006年进入社科院后，已经公开出版了10本专著，这些专著的含金量都比较高，杨早评价说，比如去年出版的《中国诗史传统》一书，就开辟了一个诗歌研究的新领域。

除了已经公开出版的专著外，还有两本书，已经到了出版社，正在准备出版。而在张晖的遗稿中，同事们又发现了两本正在写的书。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个学者一年的正常生产量，一般是出一本书。”杨早说，但张晖最近三年，至少写了 6 本书，工作量至少是同事们的一倍。

“他确实很累”

“其实，我能感觉到，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生活上，对于张晖来说，都有不小的压力。”杨早比张晖早到中国社科院一年，单评职称，就花费了他们很多的心思。张晖从 2006 年进入社科院后，一直是助理研究员。

职称迟迟不上去，不是因为学术水平不够，而是因为没名额，必须退休一个，才能替补一个。一直到 2012 年底，张晖才评到了副研究员的职称。

张晖的家庭压力也很大，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妻子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收入也不高。“对于一些学者来说，想要在北京买房，很不容易。”同事张剑说，去年，张晖通过向亲友和银行借款，买了一套 100 多平方米的二手房，正背负着巨大的债务，人却突然被压垮了。

“他确实很累。”张剑说，孩子小，他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回家照顾孩子，哄完孩子睡觉后，自己再看书写作，这些书，大部分就是夜里写出来的。而且，张晖在写学术专著的同时，还是南方都市报专栏作者，常常写书评，给读者推荐好书。写一篇书评，至少需要阅读好几本书。这些工作都大大耗费了他的精力。

身体突然垮去

张晖是在 3 月 15 日，因突发脑溢血和急性白血病去世的，年仅 36 岁。“很突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杨早回忆说，事后想来，其实张晖的身体，还是有一些征兆的，比如经常感冒，发低烧，跟同事谈话少了，胃口也差了，也出现过眼底出血。但张晖并没有重视，只是头痛医头，感冒就吃点感冒药，发烧了挂个水，并没有系统性检查。还是常常熬夜工作。等发现了，一切全都晚了。

## In memory of Dr. Zhang Hui from Wu Shengqing

人在旅途，接此噩耗，震惊之余，悲恸不已。张晖，无疑是科大人文部的骄傲，我辈的楷模。中国学界痛失一位明日栋梁，即将撑起一方郁郁苍苍的学术天地，而我痛失一位可以互相扶持的同行的伴侣。他的生命灿烂而迅忽。


春节时我们还在讨论他为中华书局策划的《近代评论》新杂志。十天前，我还有事惊扰他。他治学论道，迥异时流，他的文献功夫堪称卓异，他的心无旁骛，一心问学，同代人中罕有其匹。去岁在京听他长谈自己的学术规划，从“诗史”问题开始，希望完成系统的著述和思想，戏称是自己的《帝国三部曲》。万事俱备，他开足了马力，正在向学术的巅峰逼近。中途陨落，壮志未酬，斯痛何极。而仅凭其留下的著述文字，就可欣然于九泉之下了。他虽少年得志，却谦逊低调，醇雅温厚。我们有今秋的中山大学之约，而今他渺然而化，后会无期了。

盛青



# 悼念张晖：平生风义兼师友

2013-03-22 02:30:24 新京报

 <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3/03/22/254417.html>

编者按：年仅 36 岁的年轻学者张晖的去世，让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震荡。有人为其早逝惋惜，也有人感受到坐在学问的冷板凳上那份凄苦和悲凉。我们难道真的处在一个学术的“末法时代”吗？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坚守那份清冷？

## 【一种追思】

张晖

(1977. 11. 14-2013. 3. 15) 青年学者，上海崇明人，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龙榆生先生年谱》、《诗史》，编有《龙榆生全集》

3月15日清早7:49，张晖夫人张霖从北京打来电话。她哽咽着告诉我：张晖快不行了。挂上电话我仍然脑中一片空白。在飞往北京的一万米高空，我遮住脸，任眼泪簌簌落下来。

我认识张晖已有二十一年。两人同岁、1992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样住读、且是前后桌（虽然是隔壁宿舍）。因为平常沉默寡言，他常予人冷峻木讷的印象。但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他其实极易相处。高一下半学期开始，他沉迷于《红楼梦》，为此极力搜罗红学著作；对钱钟书《谈艺录》和《管锥编》的研读大略也始于此时。高考结束，他去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被调档去厦门大学读广告。

他进南京大学时正逢第一期文科强化班，文史哲打通来教，教授们极为重视。第一堂课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张宏生、张伯伟、莫砺锋等各位先生一一登台自我介绍，昔日在书刊上只见其名的海内著名学者，一旦都在眼前。

他大一时对红学的兴趣仍未减退，因为他最初给郭豫适、吴小如先生写信，所问都是红学相关的问题。“今日又收到郭豫适先生信，见到了前辈学者谦虚的胸怀，极感动。弟亦要求上进”（1996.3来函）。

大二时因“得龙榆生氏主编之《词学季刊》一套，花四百圆方始买下”（1996.10来函），他已开始酝酿为龙榆生编撰一部年谱。到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此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使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

不过这部年谱的写作也使他越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大批书无法借阅，只能自己购买，经济上不堪重负。学问须金钱铺路，诚多体悟矣”（1998.3来函），以至“七月弟亦拟实习，

生存压力极大。弟家中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其父已辞职）……为之苦恼已久，胸中仍无主张……若放弃学术，就此工作，则弟真有所不愿。然置身尘网，有何可言。”（1998.5 来函）

1998 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影，他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

话是这么说，他实际上从未停止求学的脚步，实习时仍不断搜集龙榆生资料。到 8 月，他接到张宏生先生来函，问及“不知你是否有意续读研究生，我愿意做你的导师”，他感动之余大为宽慰。不过他不断质疑的刚直脾气并无改变，返回南京读研一时，在年底系里的一次硕士与博士后的交流会上，“弟问他们有无觉得做学问没有意义；假使有意义，你们认为是什么意义？支吾一片，没有人能回答。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1999.12 来函）

他研一快结束时，来信说决定有机会去香港继续读博士，两年后，这终于成为事实。

有次我和他说：“你说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他说：“你是觉得我关注的都比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维舟（青年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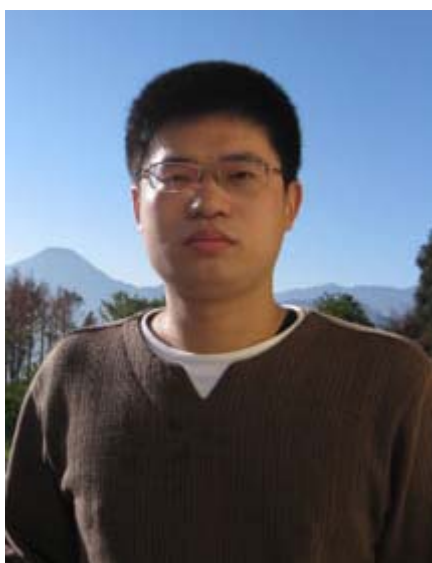
## 【逝者】张晖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3/3/21/964681.shtml>

 维舟 发表于 2013-03-21 01:01

我认识张晖已有 21 年。两人同岁、1992 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样住读、且是前后桌（虽然是隔壁宿舍）。

■ 青年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2013 年 3 月 15 日在北京病逝，36 岁



张晖

青年学者。1977 年 11 月 14 日生，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因患急性白血病，于 3 月 15 日下午 4 时 26 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辞世，年仅 36 岁。

张晖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2001 年）、《诗史》（2007 年）、《无声无光集》（2013 年）等；整理作品《施淑仪集》（2011 年）；编有《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2006 年）、《龙榆生全集》（2013 年）等；未刊文章有《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张晖与妻子张霖育有一子。

我认识张晖已有 21 年。两人同岁、1992 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样住读、且是前后桌（虽然是隔壁宿舍）。我们都是农村孩子，在 15 岁进高中之前，我从未去过岛的东部，他也从没到过县城以西的上沙；并不奇怪，我们之间最初的话题是崇明岛各地的印象、口音差异以及各自的少年经历。

他自幼早慧，按年岁他原应低我一届，但那时羡慕大孩子能背书包上学，哭闹着也要去；因为姑夫是小学校长，才容他提前入学。小时他喜欢听广播里的评话、小说，也喜欢文史，但十一二岁时大病一场，抢救过来后人似乎也迟钝了点，加上初中环境不同，对文史的兴趣慢慢就淡了，高一和我聊起时还常感慨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的初中班主任俞成对他一直青眼有加，俞老师很有才情，不幸当年填错志愿，抱恨不已；语文老师金长庚擅长隶书，但他对书法也并无兴趣。进初中后他长期只是班上的十几名，到初三才挤进前三，最后一次终于考了全班第一，随后在全县尖子生选拔赛上，成为他们全班惟一直升崇明中学的学生。

他最初的兴趣点是古典诗词。那时我把自己密密麻麻手抄的约三千首唐宋诗词的本子借给他，他过了两三个月后才还给我。这一兴趣经久不衰，之所以是诗词，乃因它极凝练，每个字都可以反复读，而那时要得到一本书并不易，虽然那时也勉力找到了《词学》、《唐宋词十七讲》、《灵溪词说》、《淮海居士长短句》等来看，但仍有盲人摸象之感。当时我觉得，想理解诗词难易，最好自己也写写试试。然而我们这两个乡下少年既无人指点，又找不到相关书籍，于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实行：两人开始一字字复原平仄，试图照猫画虎，但多数情况下只是把字数填够而已；因而他最初总是偷偷写，不给任何人看。直到高三我才偶尔弄到一本很旧的龙榆生著《唐宋词格律》，两人如获至宝，翻来覆去地看，事实上，即便在高考前夕最紧张的关头，我们都没有停止填词——我在高考前最后一次填词是 7 月 1 日，6 天后就开始高考。在这个过程中，对如何组织字词逐渐有了感受，慢慢写得像样了一点（因而更加“悔其少作”），这也是后来他对龙榆生兴趣的最初起源。

高考的结果，他如愿以偿；我则一败涂地，被调去厦门大学读广告——当时第四志愿填厦大，原因之一也在于他的劝说：“去那也不错，郑朝宗先生在那！”他那时钻研钱锺书著作，对率先提出“钱学”的郑朝宗也“爱屋及乌”。直到如今，我内心深处实际上一直隐隐将他视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的自己。那原本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在最后那个夏天的狂欢之后，剩下的是无尽荒凉。临别时，我对他说：“真个‘如今俱是异乡人’了。”他也有些感伤，回了我句：“醒来知是梦，不胜悲。”这两句都出自那时读过的韦庄词，那个“梦”，既是谢幕的一段青春期，后来看，也是一个理想。

他进南京大学时正逢第一期文科强化班，文史哲打通来教，教授们极为重视。第一堂课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张宏生、张伯伟、莫砺锋等各位先生一一登台自我介绍，昔日在书刊上只见其名的海内著名学者，一旦都在眼前。台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名字，台下新生纷纷提笔记下，只有张晖端坐不动，有人问：“你怎么不记？”他很吃惊：“这还用得着

记？”对他而言这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国内高中与大学教育脱节严重，而他则一直是在以读大学的方式读高中，比很多人都更自觉地做好了准备——他甚至一直以为那是最基本的素养，这也是他此前低估自己的原因。寒假回岛相见，他说，你信不信，南大读中文历史的新生，不少人上大学前看过的课外书不超过十本；不知道“谭其骧”名字的大有人在，更别说“季龙师”这样的称呼了。他说，许多人对海内外学者十分生疏，“有一阵子我在宿舍里每天晚上滔滔不绝地谈文史及名家，他们几乎听傻了。”

南大的同学都很好，大二寒假回来，他住我家，一整个晚上都在谈自己在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把他们挨个介绍，形容得个个可爱，一直讲到凌晨四五点，俨然把我看作是他们的编外成员。他说很想带我认识他们每个人——我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些同学，竟是多年后在他的遗体之前。不过在古典文学的学术上，他当时颇有“独学无友”之感，在来信中说“有同学而无同志”。而我，那时经历重创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抑郁和自我怀疑之中，原先自己为之骄傲的东西，此刻一文不值，甚至被目为怪诞。他说，那时真该劝你也考南大——后来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实际录取了三个人，而另两个女生“高考分数都比你低”。他起初还只是试探性地问我，“你以后还准备考研么？”继而说深知我家里不大会同我放弃热门专业而考中文系研究生，劝我不如也像个新闻系的样子“活活泼泼”，但他并未放弃，后来几年越来越不含蓄地鼓动我考研考到南大去。然而我那时对自己丧失了自信，又知家境清贫，父母很难供养，最终还是决定先去工作养活自己。这一直是个使他失望的决定。

大学回岛的假期里，我把自己家里的《清诗话》、《清诗选》、《灵溪词说》等都送给他，他说：“你留着吧，你也要看。”我说：“这些以后对你比对我更有用了。”他默默收下。他察觉到我有放弃的念头，不过仍然不断地给我寄书，有一次竟让张宏生先生题签了《江湖诗派研究》寄过来。

进大学后他读书越发不可收。大一暑假回家打电话给他，才知他回来两个星期，别说“足不出户”，连楼也不下，有时吃饭都要叫他几遍才下来，甚至抬到他楼上书房去吃。老同学杨敏有时约他出来玩牌，他说正忙，杨敏啐道：“呸！看书还忙！”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入学后深知治学之难，“昔日不知深浅，臧否人物，今日才知即一小小成绩，皆需狮子搏兔之力，方可成之，弟此生不求多少创见，缝缝补补足矣”（1997年4月来函），“弟本愚钝之人，欲成一二，须下苦功。唯身边无知己，极苦闷也”（1997年10月来函），“本学期来，弟在孝萱先生指点下开始读史……弟独学无友，虽间有所得而欲告无人，每长叹息，哀你我之分处两地也”（1997年3月来函）。

从当时的迹象看，他大一时对红学的兴趣仍未减退，因为他最初给郭豫适、吴小如先生写信，所问都是红学相关的问题。“今日又收到郭豫适先生信，见到了前辈学者谦虚的胸怀，极感动。弟亦要求上进”（1996年3月来函），而吴小如先生在答复他俞平伯的问题后，又介绍施蛰存先生给他认识。1997年夏他南来厦门之前，特地去上海愚园路谒见了施老，施老要他遍读唐五代北宋词做根基，又嘱他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因为1941年到1943年曾在

长汀厦大执教数年，还嘱他到厦门后多拍些厦大的照片看看。“日前得吴小如教授函，复印黄君坦资料来寄，又有照片附来，老辈提携后进，真不遗余力”（1997年12月来函）。

在此之前，他已开始酝酿为龙榆生编撰一部年谱，尤其是因他大二头上时，“多日前弟得龙榆生氏主编之《词学季刊》一套，花400元方始买下”（1996年10月来函）。给我的信中也越来越多提到各种要求：起初他对日本学者的方法感兴趣，要我帮忙统计白石词中色彩及音乐用语（因为他知道我最喜白石词，日后用作笔名的“维舟试望故国”就出自白石词），之后渐渐要我帮忙搜寻抄录龙榆生先生在厦大期间的文章资料、问我新买的《陈寅恪诗集》中1961年到1962年间有无关于龙氏小五柳堂的史料，如此等等。到1997年9月，他来函正式告知：“近来搜罗龙榆生资料，其人投靠汪伪，又为一代巨匠，颇值研究，弟欲为撰一年谱，短钉之业，聊遣时日，漫托心思而已，本不足详观细论。”两个月后他又来一函：“近辗转与龙沐勋先生公子龙厦材联系上，如此可望于材料上有所突破，年谱成功有望。因作百年来词学研究者小传，整日屑屑为生卒年、著述等考订，颇乏趣味，时有不耐感……近日南京天气颇坏，或雪或雨，被困高楼之上，每日木木而已。”他平常最耐枯寂，此刻想也是用力太勤，用他自己的话说，“弟之龙榆生年谱，杀青无日。各方面提供材料越来越多，有应接不暇之势。”（1998年3月来函）这段时间，他假期回沪也会去拜访龙厦材及龙氏门人钱鸣瑛、徐培钧等。从少年时读《唐宋词格律》起，他对龙榆生先生一直深感兴趣，那时真是进入到龙氏的生命中去了，故而得到龙氏后人全副相托；而龙氏的某些侧面，恐怕也激起他同感——和他一样，龙氏也体质不好，又有八个子女，一度四处兼课，苦苦维持而又治学不息。当时有人著文说起龙氏只是“文化汉奸”，和我谈起时他说此论很“迂”，对当事人的处境实在体察太少。

到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原先一直以为他是青年教师，此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以至于当时有人说“南大文强班出了一个张晖，办得也就值得了”。

不过这部年谱的写作也使他越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尽管张宏生先生等都在为他征集材料，但“大批书无法借阅（或新出版，或手稿影印、未刊稿之类），只能自己购买，经济上不堪重负。学问须金钱铺路，诚多体悟矣”（1998年3月来函），以至“七月弟亦拟实习，生存压力极大。弟家中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家父已辞职）……为之苦恼已久，胸中仍无主张……若放弃学术，就此工作，则弟真有所不愿。然置身尘网，有何可言。今日方知晴雯之可贵”（1998年5月来函）——他提到这一句，是因为高中时，我最喜欢的红楼梦人物是晴雯，而他最喜欢的却是秦可卿。

在此之前，为了买书他已很长时间节衣缩食，极感拮据。有一次和我在上海汉学书店看到《藏园群书题跋》，标价 28 元，他取舍不决，便对我说：“来，剪刀、石头、布，我赢了就买。”结果他输了，便沮丧地把书放回书架。那时原本早已约好 1997 年夏他们几个老同学来厦门游玩，在出发前三个月，他来信说海燕和杨敏早已打工筹措盘缠，他不能不来，“否则，将借口钞票短缺，不拟南行。”那时海燕信上也说：“（晖）也在努力省钱，据他自称现在连书都舍不得买了（这一点我是比较怀疑的），估计到最后能省下两三百块钱，听他的口气似乎是绰绰有余了。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大概也就只能坐坐 521 次（慢车）了，而他，也只能靠游泳去鼓浪屿了。”最后能成行，也确实幸亏了杨敏早有准备又慷慨解囊。

那年夏天临南下前夕，不凑巧遇山洪暴发，福建出省惟一的鹰厦铁路严重塌方；他和两个女生一路换乘三种交通工具（先坐火车到上海，换轮船 35 小时到福州，宿一夜再坐 7 个半小时大巴到厦门），舟车劳顿，在三天后终于抵达厦门。在此之前，我大学同学听说他们百折不挠坐船也要南来，都说他们“简直是疯了”。见面后他说，他们南下，主要是想看看我在厦门过得怎么样，说得我一阵酸楚。那几天，四个人在厦门过得极愉快。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四处走走，在鼓浪屿上懒洋洋的，一个个竟在郑成功像（那时我们发现这尊雕像很像高中的班主任）下睡着了。黄厝海滨那时还根本没有游客，仿佛海天之间只有我们这几人在。他脱了鞋，起初穿着袜子在沙子上走，被杨敏嘲笑后脱了袜子，小心走到齐膝深的海水中，忽而兴奋得大叫一声，我们不明所以，都大笑起来。

也是在那一次，我在厦门的草坪上第一次听到了张霖（注：张晖夫人）这个名字。他说她的诗写得真是好。这次南来，张霖叮嘱他带几朵厦门的凤凰花回去。临走那天，我们站在凳子上，把楼下最后两三朵残余的凤凰花剪下夹在本子里。不久，他在来函中越来越密集地提到张霖的名字，到大三暑假，他给我看了张霖画的一幅“新儿女英雄传”，画着他们俩；画上的他捂着胸口，因为那时他有胃病。张霖对他无微不至，后来我开玩笑说她是“年度最佳饲养员”，他慢慢胖起来似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8 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这是我们在少年时所憧憬的圣殿，进去不久他遇到一件事：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影，社里很急，老专家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到这里时边笑边摇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而一些人将学术资料俨然据为自己领地的做法，也让他有些愤然。数月后我去南京看他，他带我去“军俱”，那里的书市上书像白菜一样堆在地上卖，他笑着说：“震撼吧？我们当年在乡下对每本书那么宝贝，到了这里才真觉得书就是一种商品。”

话是这么说，他实际上从未停止求学的脚步，实习时仍不断搜集龙榆生资料。到 8 月，他接到张宏生先生来函，问及“不知你是否有意续读研究生，我愿意做你的导师”，他感动之余大为宽慰，那时学校也有意留他修《全清词》。不过他不断质疑的刚直脾气并无改变，

返回南京读研一时，在年底系里的一次硕士与博士后的交流会上，“弟问他们有无觉得做学问没有意义；假使有意义，你们认为是什么意义？支吾一片，没有人能回答。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滓，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1999年12月来函）

那时我已毕业工作，在一家外资公司不辨晨昏地劳作，内心烦躁得几乎看不下任何书。我们平常的交谈渐渐地更多变成了对各自生活的关注，而非学术议题的讨论。到他研一快结束时，他来信说决定有机会去香港继续读博士，“我过去太过拘束，信心也不够，现在我想凭自己的实力，无疑是同辈里的优秀人才，故要多争取机会，开拓自己”（2000年4月来函），两年后，这终于成为事实。

大约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关注近代的女诗人、女词人。他那时曾屡次在沪拜访张珍怀先生。另一方面是因施蛰存先生早先嘱他关注乡邦文献，要他有机会校点《施淑仪集》；凑巧的是，龙榆生长子龙厦材的夫人正是崇明女诗人陈乃文（也是施淑仪女弟子）之女。他曾说自己祖上是在徽州的账房里做的，但落籍崇明早已有十几代人，自然对崇明感情至深；在高中时代我们就曾注意到崇明岛在明清时代系属长三角一带文化欠发达的地区，大三时他和我信上说起“吾乡文风不振，甚可悲也”。这份持久关注一直未变，直到去年夏天他还特地回岛，与县志办约定陆续推出“崇明乡土文献丛刊”，初定第一批书目是王清穆、陈乃文的集子，他事先跟我打招呼：“这样的活吃力不讨好，通常没人做，交别人又不放心，你到时也认领几本吧。”

我虽然也一直关注这些，但内心也有严重的幻灭感。有次和他说：“你说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他说：“你是觉得我关注的都比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有一次，在南京书市，听到旁边一人询问《钟嵘诗品研究》，很内行，让我心头一震，那本书只印了不到一千册，远不如《禅与诗学》畅销，可是张伯伟先生亲口说，在自己作品里他更重视前者。这样的读者就是我们的希望，哪怕很少，也够了。”

他说，“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作者系张晖同学和好友，本文节选自其在张晖去世后撰写的纪念长文《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



香港科技大學校友張暉博士千古

山川揮淚嘆壯志未酬校友哀歌傳千里

日月痛心傷蝸居難睡學術美德歿世間

林律光敬挽

人文學部老師及同學：

### 有關捐助舊生張暉博士家庭之安排

張暉同學，2002-2006 年間於人文學部修讀博士，畢業後獲聘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一直服務至今。很不幸，張暉同學於 2013 年 03 月 15 日下午急病離世，壽止 36 歲，遺下孤兒寡婦。我們是張暉的科大同窗，悲痛之餘，希望可以為他家庭做一點事。在此謹籲學部師生，積極援助張暉一家。考慮到中港兩地匯款困難，有意捐助的老師和同學可填妥捐款表格，傳回至 [buchiyip@yahoo.com.hk](mailto:buchiyip@yahoo.com.hk)。有關捐款細則，已列在表格備註，請參。

請於 31/03/2013 前捐款，我們會將款項直接打款到張暉妻子張霖的內地帳戶，亦會將捐款者名單送達。至於長遠援助安排，我們正在研究，有確實方法定會第一時間告訴各位。有任何查詢或建議，可以隨時聯絡我們。

祝  
安康

張暉同窗

許國惠（電話：96588503，[hmhuikw@gmail.com](mailto:hmhuikw@gmail.com)）

許景昭（電話：96888592，[kchsu33@yahoo.com.hk](mailto:kchsu33@yahoo.com.hk)）

葉倬瑋（電話：96528152，[buchiyip@yahoo.com.hk](mailto:buchiyip@yahoo.com.hk)）

陳穎聰（電話：67054043，[cycjune@163.com](mailto:cycjune@163.com)）

謹上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发信人: sherryli (sherryli), 信区: Qingjiao

标 题: 悼张晖

发信站: 水木社区 (Mon Mar 18 21:08:46 2013), 站内

<http://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Qingjiao/165861?p=1>

在豆瓣上看到讨论张晖的死讯，感觉很难受。收到朋友转来的消息，发在这里，希望能有一点帮助。

张晖 1976 年生，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2001）、《诗史》（2007），曾点校《施淑仪集》（2011）、编著《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2006）。

转一份材料如下：

各位好，因为一直忙着给文学所外张晖友好发送和接收邮件，以及准备周二前各项工作，因此没有参与讨论，现在简单说说个人想法：

张晖去世，之所以大家悲痛异常，一是他英才早逝，二是我们都有兔死狐悲之感。我个人认为子彦的看法比较切实，现在趁大家情绪最郁积之时，多争取些捐款先交给张家，才是对张家最大的帮助。之后我们还可以将他的遗著整理出版，在他周年时召开较隆重的学术纪念和研讨会（刘跃进老师很重视，已初步答应），大家再来讨论后续事宜。因此周二那天，会在告别厅外设捐款处（主要针对所外人士，本所可不在那里捐），以下是早晨发给张晖本所之外师友的信，并对他们公布了捐款帐户

承张晖生前各位友好关心和支持，从张晖辞世至今不到两天，已有上百位朋友以不同方式表达对张晖的哀思，对此，张晖家属和文学所治丧小组深表感谢。文学所对张晖病逝也十分痛惜和重视，主要领导和很多同事都迅速赶到医院，几度泪垂，年轻人更是哭作一团，目前文学所不仅捐款积极，而且正谋求为张晖争取更多待遇，敬请各位张晖友好放心。

张晖的儿子张贞观只有两岁，张晖又是独生子，父母年迈且不富裕，张霖父母也都年过七十五岁，这个家庭，未来要面临多大的生存压力，真是情何以堪！今日凌晨，整理张晖遗著，居然发现他还有一部基本完成的书稿《钱澄之诗歌研究》，可见他是多么的勤奋！张晖正处于学术的爆发期和成熟期，且格局、视野与时人迥然不同，上天哪怕再给他十年时间，相信他都会为学术界奉献出具有范式意义的著作。可惜壮志未酬，英才夭妒。呜呼痛哉！呜呼痛哉！

希望各位友好以后从学术上能够多宣传张晖，从生活上对张晖的家庭予以帮助，谢谢各位。

一一另及：此邮件发送仅过数小时，外界已有二十余人来电话或电邮表示捐助。爱东义薄云天，子烨急公好义，杨早也早已开始行动，大家互相鼓励，有这样的朋友，张晖当含笑九息之下。

张剑垂泪再书。

- 1， 捐款采取“现金捐赠”与“银行汇款”两种方式；
- 2， 捐款联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宁（1352181569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李芳（15001066025）

3，“现金捐赠”捐款，

接收时间：2013年3月19日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八宝山梅厅告别室

接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马丽

联系电话：刘宁 13521815695

马丽 13651308706

接收方式：捐赠人与接收负责人双方共同签字确认

#### 4，“银行汇款”捐款

捐款专用账号 0200251001031329114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海淀支行双榆树西里支行

户名：刘宁

境外汇款，请输入下列地址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HAIDIAN SUBBRANCH BUSINESS DEPARTMENT

ADDRESS: NO.100 ZHONGGUANCUN EAST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190

SWIFT: ICBKCNBJMJM

#### 5，捐款专用邮箱 [growth163@163.com](mailto:growth163@163.com)

捐款转账完成后，请向专用邮箱 [growth163@163.com](mailto:growth163@163.com) 赐下邮件，通知捐款信息，请告知尊姓大名及捐款转账数额，捐款联系人在收到邮件，并确认收到捐款后，将立即回复邮件加以确认。请捐款人和联系人，双方都保留上述往返邮件。

感谢各位师友的帮助，我们会及时将捐款转交张霖，并将捐款者姓名及捐款数额，报告给她。

“张贞观教育捐款”联络组 敬上

2013年3月16日